

止痛藥

40 億元是台灣人一年的止痛指數，這龐大的消費金額，讓「痛」成了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商機，漫天的廣告，來勢洶洶的入侵日常生活，畫面中打著領帶的熬夜的身影，在一顆藥錠中恢復精神活力的循環，弔詭又懸疑的腳本，被反覆播送，現代科技最高妙之處，就是能將傷痛、負面的成分，包裝之後，轉化為增添利益的方向，讓痛覺變成最麻木的商業管道。

所以，我們都是擅長止痛的，自小就有太多的故事向你訴說，簡便的方法就能迅速地阻斷神經傳導，停止疼痛，再大的痛楚，都逃不過技術與金錢的掌控。

止痛藥是我的護身符，記得是從解一道數學題起始的，大腦前額處突然隱隱作痛，明明低年級的題目沒有很難，但不知為何卻連簡單的加減法都令自己心慌，也許是眼前望子成龍的母親眼神太過炙熱，又或許是房門外急遽怒吼的爭吵聲太過強烈，大腦的神經迴路顯得有些徬徨，有時你聽見母親的聲音叮嚀著你，不用把門外的爭吵放在心上，孩子要做的就是專注地唸書、專注地出人頭地，有時你又會聽見門外的爭吵，彷彿與自己有關，怒火中燒的攻擊，漫無章法，與你相關的成績進退，都被加諸以表現「驚鈍」的訕弄，令門外的父親，節節敗退。

從那時起，你奮力練習很多的參考書，也開始讓疼痛駐紮進大腦的神經系統中，你不太有時間去思考這些發展的合理性，寄人籬下的日子，轉眼便鋪展了十幾年，雖說同為血脈相連的親戚，危難時的相互照顧，是教科書中的理想論述，但是體內流淌的同宗情誼，卻怎麼也比不上眼前利害的巨大拉扯，土地的歸屬、房屋的所有權，就連幾坪大小的蝸居，都是一種爭奪的象徵，讓人芒刺在背。小小的你，並不懂大人的爭吵，不懂家族中所有權的劃分，是出於公平，還是算計，也不懂經濟的泡沫化，早已壓垮了父親遷徙的夢想，只知道眼前的世界被分成兩半，一半是房裡的狹小擁擠，你蜷縮地在床鋪寫著作業，晃動的筆跡彰顯不夠穩固的童年，另一半是房外日日低壓的天空，窺探、敵視的臉色構築了生活，偶然的異域交界，從房裡走出房外，便是嘲諷襲擊、風暴開始，刻意拉高音調的謾罵，從無用的父母擴及無能的孩子。成人之旅便是一段學會傷害與受傷的過程，你瞇著眼，任耳際的聲響轟隆，下一秒，頭疼便間歇性而來。

「疼痛」不只包含生理上的病痛，更常伴隨著情緒上的「痛苦」成分，身為一個止痛藥的瘋狂使用者，你比誰都更清楚，戀上止痛藥的人，從未想過要根除痛源，止痛，只是假裝完好、假裝無傷，只為「痛」的延長。

原來，止痛藥是一道面具，讓人們在城市裡，能夠假裝勇敢，盲目地在不同的窗前醒來，炫耀或是競爭著無意義的桂冠，去搪塞日子裡破碎的裂縫。

周末午後的陽光燦爛，世界告訴你，這是一個適合昂揚的日子，於是，所有人都起飛了，只剩你還在原地。你有些感傷，那個跟你共享生活秘密的朋友，在勝負的高下競爭中，點燃攻擊的火焰；那段與你約定要執子之手的感情，竟在數字的變動中換上了輕蔑的樣貌；那些從不認同的訕笑表情，仍舊不友善地羈絆著生命。天空充斥著人群，而你卻還在原地踱步，誠誠懇懇的付出一些幸福，任記憶默默吞噬遺憾與憂鬱，大家都起飛了，你卻還在原地重複著無用的事，你想撕心裂肺的痛哭一場，想讓折翼的翅膀好好療傷，但這都不是人們告知的正確答案，社會競速著誰能飛得更高更遠，靈魂鼓動的深沉與不安，全都包裹在止痛藥的白色外衣內，於是你笑著跟背叛自己的好友寒暄、若無其事地與舊情人道晚安，努力地成為一個乖巧而安靜的人。

服下止痛藥的那一天，你會變得非常的沉默，沉默地扮演討好懂事的角色，假裝沒有看見彼此的裂痕，在家族房產的激烈爭執後，和樂融融是故事的常態。剛剛劍拔弩張的氣氛消散，一張張慈祥的笑臉，環繞在你的身旁；剛剛面紅耳赤的衝突消失，溫暖的大手搭上你的肩，關心生活的近況，但你很難忘記那些面目猙獰，攻擊你成就的話語，你很難遺忘那些若有似無，嘲諷你長相的評論，你被所有說法混淆，止痛藥能让你盲目、能讓真心話啞然，能繼續在這座城市中流浪。

在充滿傷害的時代裡，越想追求無害的生活，就像浸泡在人群中，內心卻是空蕩的，因此，越是拼命的止痛，越會成為尖銳的刺。

而社會的現實就像是個巨大而殘酷的烤盤，將人們一代一代的串起，從身體被這些因止痛而尖銳的刺穿過時，就明白自己再無全身而退的可能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痛楚撬開年輕一代的嘴巴，餵上啞然的藥劑。

年輕的女孩子，在自己的左手臂上一行一行，整齊劃一的刻下自己的痛楚，美工刀沾染著血跡，一滴一滴鈐印在純白色的制服上，橫線、直線之間的交錯，井井有條，像是計算精細的數學幾何，皮膚割開的瞬間，鮮血與肌肉的迸裂夾雜著撕裂的苦痛，女孩的臉上，依舊面無表情，刀片持續細膩的創作著，彷彿把她的滿腔話語，都擠在雕刻精細的傷痕上。初出茅廬，剛任教職的你，乍見這驚悚的畫面，大驚失色的喊叫，所有同學、老師都聽聞你的聲音而來，後來的手忙腳亂，你已記不清楚，女孩手上的美工刀被沒收了，但你知道現實的生活中，從不缺乏刀刃，很多的問題你沒有再問，只是牢牢記住了女孩的眼神，當護理師為她消毒、上藥時，汨汨而出的鮮血搭配著藥水的刺痛，就連旁觀者的你，都不禁皺了眉頭，但女孩不動，空洞的雙瞳，像一尊雕刻，千錘百鑿，早已失了靈魂。

收起美工刀後，女孩拿起筆，開始寫著大考的模擬試題，她的身體像個巨大的容器，把大人所有的期待都吞食進去。

多年後，你才知道，對女孩來說，刀子劃過手臂的瞬間，沒有劇痛，反而是一種救贖。活在信仰競爭的時代裡，新包裝的止痛藥，像是一種魔鬼的交易，有時，昂貴地得拿自己的鮮血去換取。

莫名地，你想起了母親縫紉時的情態，因老花而眯成一條縫細的眼眸，仍是全神貫注，也許這是從小到大的習慣，少女時期，工廠中的縫紉機成了唯一的青春標記，本該是天真享受呵護的年紀，卻提早扛下了家計的沉重，成衣工廠裡的女孩，將光彩歲月虛擲在一個個拉鍊的線頭上，月底核發的薪水袋永遠在父親的手中，裡頭的紙鈔最後會變成弟妹們上學的註冊費與日用品，少女無法決定自己的宿命，只能用華年去縫補家人間斷裂的距離，弟妹們有一天會因豐富的學養，而對她頤指氣使，但母親卻始終都只有縫紉相伴而已；婚後，沒有豐厚嫁妝的媳婦，依舊只有針與線能掌握手中，她低頭修補全家人的衣物，將那些輕視的話語縫入內襯之中，不被看見，將那些不平等的對待縫入褲子口袋，深深淺淺，無人聞問。每當房門外的爭吵加劇時，她總是更專心的縫補，你也曾經小小的埋怨過，她幾近執著，不顧一切的忙碌，讓人覺得孤單，但這是她長年習慣的止痛藥，本來只是想把生活中的痛楚縫緊，卻忘了手上的針，也會刺傷自己。

女孩的 2B 鉛筆，就像是母親的針線盒吧！那些專注而木然的表情，是這座城市裡生存的方式，一代又一代，止痛藥步步的升級，因為人們總需要思考，究竟要怎麼做，才能夠不被發現，生命中所有的傷痕累累？

原來，不管是大人還是孩子，我們都如花朵一般脆弱絕望，總是用盡心機，只為了讓所有的綻放與毀滅，無聲殞落。原來，止痛藥是一幢小屋，讓害怕受傷的人們安然的住進去，卻也遮住了照耀進來的光。

一位中年的父親來找你，微凸的肚，勉強扣著略顯緊繃的西裝，像是要抓住最後一點點社會包裝的尊嚴，昨夜他的兒子被緊急送往醫院急診室，輔導老師電話中驚慌失措的告訴你：「自殺未遂！」轟隆一聲，耳中的四個字，力道太強，竟讓你的大腦瞬間停擺，聲音在回憶的窗格間迴盪，你突然想起幾年前那個淡然無感的美工刀女孩，換算年齡，也該大學畢業了，你不知道她的左手臂上，是否還留有當年排列整齊的傷疤，那些對生命控訴的傷痕，是增加了一些，還是結痂了一些？

多希望這一切可以重頭開始，天色剛黑的傍晚，家門微啟，總是酗酒與暴力的父親，這次沒有帶著晚歸的怒意而來，分居的母親也難得團聚，幸福的日常一一歸位，男孩成為這棟房子裡被圍繞的中心，有人會好好地聽他抱怨一次考試的挫敗，好好地陪他苦惱未來的方向，好好地在同儕相處的磨合上，提供自己寶貴

的人生經驗。廚房的燈光昏黃的亮著，在冬季的寂寞裡暈開，散發著溫暖，這樣平凡簡單的畫面，從不是男孩習慣的生命軌道，所有失控的、爭吵的、討債的，才是為他鋪展好的命運，於是，沒有人能阻止那些恍然大悟的傷悲。

刀柄劃落，這是他尋覓了十幾年的最佳止痛藥，代價昂貴，卻義無反顧。

「老師……老師……」在急診病房的床上，虛弱的男孩輕碰你的手，像擔心似地拼命安慰著你說：「老師，刀子刺下去的時候，我真的不會痛，真的不會痛。」平常他也總在身心俱疲之際，仍拼命安慰著大人吧！

麻痺了痛覺，就能讓不幸的事變得很小很小，面對無法癒合的傷，人們總容易誤解，以為無法再執行一些尖叫、找不到聲音的安靜，就是痊癒的象徵。於是，擱淺的故事，最後只能在乾燥的日常裡枯萎。

你握著男孩的手，跟他說了好久好久，大半是關於大衣口袋裡，一顆顆止痛藥的故事，這麼多年後，你總在想如果有一種救贖的方法，複雜、遙遠又艱辛，自己有沒有勇氣用長長的一生去嘗試？不再逃避那些生命的刮痕，不再貪圖一時的麻木，每天再認真的磨過一次。

離開前，你聽見男孩壓抑許久的痛哭，利刃劃過手腕時，他沒有哭，急診室治療時，他沒有哭，如今，他卻流著眼淚。你感覺自己接收到了一點微顫的真心，竟無力回應，這個世界向來習慣承載痛，卻不習慣面對真心。

走出醫院，冷風迎面吹來，有點寒意，為了男孩，你忙了整夜，慣性的頭痛，騷擾著你的步伐，摸摸口袋，隨身的止痛藥還在，但不知為何，你並不想吃，明明三分鐘後就能緩解疼痛，但你並沒有吃下。

或許，是因為跟男孩約定好了吧！這一次不要輕易遮掩生命裡所有的凌亂，偶爾把日子割破，抽掉假裝縫補的線，慢慢地、慢慢地明白，快樂沒有錯，悲傷也是，那都是屬於我們真實的形狀。